



谈谈《濒湖集简方》

《濒湖集简方》是李时珍编集的一部医方书。《白茅堂集》、《明史》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均未著录此书，看来，它大约是在明末佚失的。最早著录此书的是李时珍本人的《本草纲目》第一卷“引据古今医家书目”，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还保存了其中二百零七个方子，数量是相当可观的。《濒湖集简方》的这些佚文，是研究李时珍学术思想及有关事迹十分可贵的第一手文献史料。可以说明李时珍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中药学家，而且又是一位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临床医学家。我们从《濒湖集简方》中，也可窥探其医药思想的一斑。

《本草纲目》所引这书的方子，多数是注明引自《濒湖集简方》或《集简方》。第二十六卷治心腹冷痛方，在全称所引书名的同时还注明它的作者是李时珍；有的方名冠以“濒湖”字样者也应属《集简方》（如第四十三卷“濒湖白花蛇酒”，明·王化贞《普门医品》卷二注明此方出“《濒湖集简方》”）。但第二十七卷治肛门痛方，引用所自则简称为《濒湖方》；同卷治湿热方，又注作《濒湖经验方》；此皆非《濒湖集简方》的异名，而是李时珍之笔误。

《集简方》中有些方子，是李时珍在行医的过程中采集来的。如治便毒初起方，是“黄州（今湖北黄冈）熊珍所传”；治瘰疬初起方，是“黄州陈大用所传”；“世传白花蛇酒”方，是据“蕲人板印”抄录；治风热喉痹方，是“陆一峰家传绝妙方”；治血痢不止方，是“陈解元吉言所传”。我们从这些记载亦可知李时珍当时的交游，并从中了解其有关生平与医学活动。

再者，从《本草纲目》保存《集简方》的佚文来看，此书收集的诸方大多数是简易方子，仅由单味药物或二、三味药物组成，可分别治疗内、妇、儿、外、伤、五官等科的病症。据李时珍记述，这些方子既简且验，疗效显著，可能这就是他取名《集简方》的原因。例如：用鲫鱼治小儿胸喘，“一女年十岁，用此永不发也”；用木鳖仁治肛门痔痛，“江夏铁佛寺（在蕲州）蔡和尚病此，痛不可忍，有人传此而愈。用治数人皆有效”；用川芎治气虚头痛，“曾有妇人产后头痛，一服即愈”；

用败瓢治腋下瘤瘰，“一府校老姬右腋生一瘤，渐长至尺许，其状如长瓠子，久而溃烂。一方士教以此法用之，遂出水，消尽而愈”等。此外，称一些“甚效”、“神妙”的方子也屡有所见。例如用豨莶草治疗疮肿毒，“极有效验”；用油核桃等治疗疮痒，“历效”；用松上脂治风虫牙痛，“已试验”；用石胡荽治脾寒疟疾“甚效”等。今人用《集简方》重复验证的案例曾有报道。如杨宗正同志说：“《濒湖集简方》治鼻血不止，‘硼砂一钱，水服立止’。笔者用此方试治三例，均有效”（《浙江中医杂志》1982年第7期第127页）。

明清的一些医籍中见有援引《集简方》的部分内容，如缪希雍《本草经疏》、魏之琇《续名医类案》、赵学敏《串雅内编》和张望《古今医诗》等，这些医籍收录的《集简方》均出于《本草纲目》。倪朱谟《本草汇言》（明隆武元年大成斋刻本）也收录了《集简方》的一些方子，多数已见于《本草纲目》。惟倪氏《本草汇言》卷十八载：“取（白花）蛇一条，和归、芎、芪、术、牛膝、木瓜、人参（各二两）俱焙燥，好酒十壶，浸蒸。早晚各随量饮之。一切风疾瘫痪诸疾，一月奏平。此李濒湖《集简方》之良剂也。”经笔者查阅这方，未见《本草纲目》引用，表明《集简方》还有一些佚文没有收录在《本草纲目》中。

吴谦等《医宗金鉴》卷六十三“外科心法要诀”载：“时珍正容散：猪牙皂角、紫背浮萍、白梅肉、甜樱桃枝各一两，焙干，兑鹰粪白三钱，共研为末。每早晚用少许，在手心内，水调浓搓面上，良久以温水洗面。用至七、八日后，其斑皆没，神效。方歌：正容散洗雀斑容，猪牙皂角紫浮萍，白梅樱桃枝鹰粪，研末早晚水洗灵。”此方虽首冠“时珍”，但不是《集简方》中的方子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第三十卷“樱桃枝”条“主治”中说：“雀卵斑黥，用紫萍、牙皂、白梅肉研和，日用洗面”；在第四十九卷“鹰屎白”条“主治”中说：“去面疱黥黯”。

后人据此两说，组成了“正容散”。以“时珍”命名，这是表达后人对这位伟大的医药学家的崇敬心情，也含有纪念他的意思。

上海中医学院 吴佐忻